

永不褪色的红旗

——人民英雄车老四殉难纪实

“九一八”事变已经三十年了，在整个抗日救国斗争中，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，在深重的民族灾难中，经过长期的艰苦奋斗获得了胜利。无数的优秀儿女，人民英雄，为争取最后胜利贡献出自己的生命，车老四就是这成千上万的无名英雄之一。

吉林省宁安县是东北抗日联军第五军的基本游击区和根据地。在东京城（五区），这广袤百余里的农村中散居着七千多户人家，青年几乎百分之八十参加了“抗日救国会”，被日寇视为“赤匪区”。

车老四家住在上马兰河西沟，他家是贫农。父亲车双义，四十多岁，但显得苍老，为人正直，性格刚毅，热爱家乡。“九一八”事变后，他告诉二儿车兴、三儿车旺说：

“你们参军上队去吧，拿杆枪，多打死几个鬼子，这不只是为老百姓出口气，而是要为赶走日本救中国尽义务……留着老四在我身边，好替抗联多做些支援工作。”从此，两兄弟参加了抗联第五军，成为抗联部队中优秀战士，立了许多次战功。一九三四年五月，在北湖头袭击日寇战斗中，车兴战

死。他父亲接着亡故。国仇家恨，使车老四更加坚强起来了。一次宁安县委派车老四到五军军部送信，军领导同志接见了。这时的车老四已经是二十一岁的小伙子了，浓眉大眼，身躯健壮。经过问话，军领导同志了解他是一个精明能干、胆大心细、有阶级觉悟的共产主义青年团员，非常喜欢他，把他留在军队教导团，指定专人负责教他政治常识、射击投弹以及地下工作活动的技术训练。经过一个月以后，派他回到了地方组织。他做了不少出色的地下交通联络、运输、侦察工作，成为东京城“抗日救国会”的青年领导骨干之一。

一九三六年四月初，严冬的残酷游击战争刚刚过去，是敌我斗争的间歇时期，抗联游击部队正积极准备展开新的战斗活动，首先需要从地方上获得粮食补充。五区的“抗日救国会”也在积极动员群众加紧运输。

一天夜里，马兰河西沟“抗日救国会”会长张成寻找车老四，让他负责带队给抗日联军送粮食。车老四欣然同意了。

粮食运输队共三十二个人，九十五匹马。半夜两点钟，车老四带着人马出发了。

他们机智巧妙地越过图佳铁路的敌人封锁线，向卧龙河南方老松岭方向走去。第二天正午到达平岗，向抗联二、五军后方管理处交了粮食。抗联的同志招待他们休息，并召开了欢迎晚会。第三天下午东北风骤起，雨雪交加。车老四带着空载的人马往回走，刚出林子边，突然发现日寇“讨伐队”二百多人，距离不过六、七百米。先头的寇兵一面叫喊

“站住！”一面散开包围前进。车老四心里明白，如果跟大家一齐逃跑，总有些人逃不脱，会被逮住的，抗联平岗后方的粮仓可能会暴露，送粮的村屯也要暴露，后果是极其危险的。在这关键时刻，必须把敌人的注意力吸引到自己身上。他立刻吩咐各组长带着所有的人和马迅速返回林子里，大距离地散开隐蔽，不要暴露出踪迹，连夜向西南方逃走，各自直接奔回家。之后，车老四一个人牵着自己的两匹马，迎着敌人慢腾腾地走去。寇兵果然被他的行动吸引住了，蹒跚地闯上来包围他。一个寇军队长用指挥刀背劈了车老四两下，问道：“共匪的通通的有？你的什么的干活？”

车老四沉着冷静地说：“通通有、通通有，他们在林子等候皇军的有，我是来回话的有。”

寇兵抢过车老四的马匹，用绳子绑了他的两臂，牵着他向林子走去。到林子里一看，空无人影。寇军队长大发雷霆，狠狠地打了车老四一顿。一旁的翻译追问：“这么多的人和马明明是为匪送粮入山的，到底往那里去了？是你有意欺骗皇军，把他们放跑的嘛？！”

车老四镇静地答道：“大概是他们趁我来见你们的机会跑了的。”

寇军队长愤愤地暴跳起来，挥舞指挥刀连劈带打，车老四立刻变成血人。但他始终硬挺着不肯说出自己的真名实姓和住地，不肯说出给抗联送粮的实情，一口咬定他是一个到处为家的中国人，这样更激怒了日寇队长，跺脚疯狂嚎叫。

寇军追问不出结果，怕深夜受抗联游击队袭击，仓猝地

往回走了。经过两天之后，车老四被押解到东京城街里，寇军宪兵队进行严刑审讯，车老四遍体鳞伤，对日寇坚持斗争，始终不说一句话。最后日寇把几个特务走狗叫来，对着面目模糊的车老四脸上细细辨认。其中一个姓梁的走狗大声叫出：“这不是马兰河西沟的车老四么！”

在民族败类面前，是难以隐瞒真面目了。车老四睁大了眼睛，愤怒地骂道：“汉奸！走狗！日本鬼子迟早要被中国人民消灭的，你们这些卖国贼，将要受到人民的审判！……”

东京城街里的日本守备队，这些日子正在阴谋计划，到处搜查民间抗日线索，寻找借口，准备对五区全体农民实施“赤区肃正”的大屠杀；对于车老四的案子十分注意，希望从车老四身上，获得口供。认为非软硬兼施威胁利诱不可，立刻松开被绑着的车老四，扶他到炕上躺卧着，嘱咐其走狗们好好的“照应”，不得怠慢。

一连五、六天，车老四被“优待”起来了。每顿饭有人送，医生给治疗伤口；特务们轮流和他闲谈，“安慰”他，“劝解”他，要他照实把全部实情招供出来。然而，车老四始终坚不吐实。

从车老四被捕送到东京城那天起，上马兰河、中马兰河、西沟一带各村屯，表面上虽然平静无事，可是农民们都悬心吊胆，深怕车老四抗不住刑法的折磨，说出实话来，那么整个五区就将大祸临头。区“抗日救国会”会长不断派人到东京城街里打听审讯情况，并希望能营救车老四。但是日寇封锁消息很严，什么也打听不出来。因此，村民们十分焦

急，暗地里捏着一把汗。

车老四被日寇宪兵“优待”的地方是街西头一个土院套，院套的围墙不高，正房是三间，东西厢房各两间，这是没有居民住的空院子。车老四被安置在正屋东头，前后窗户都被堵死。有三、四个特务住在房西头，每天夜晚有二人轮流住在车老四的屋里，坐卧不离地监视他，一盏半明半暗的灯通宵放在小炕桌上。每到天黑就有四名日寇来到东厢房住下，担任夜间巡逻。

以往，车老四常来东京城街里进行交通联络和搜集情报活动，对这里的大街小巷及周围的设防是熟悉的。他下定决心要逃走，装出伤势很重，体力不支的样子来麻痹特务们，暗地里对着院内敌人设防和活动情况留心观察。

有一天，半夜刚过，车老四突然听见屋外淅淅沥沥下起雨来，接着刮起大风，车老四见对面炕上躺着的那两个特务都已沉睡，还交替地发出鼾声。他故意弄出动静来试探，悄悄起来把灯吹息。两个特务象死狗般依然熟睡。车老四侧耳再向屋外细听，雨声很大，风也刮的很急，却没有听到日寇巡逻兵的脚步声。逃跑的机会到了。他轻轻地走到对面炕角，把两个特务的胶皮鞋抓到手中，一双穿在自己的脚上，一双紧扎在腰里，偷偷地开了房门，进到外屋，站在灶台上用力撬开后窗户，轻轻一跃，跳出窗外，迅速地走了十多步，到后院墙角下，又返身一跃，两手掌紧紧地反贴到墙头上，一个鸽子翻身，上了墙头，转身跳到墙外，顺着熟悉的小胡同，往街西舞风楼方向飞也似地跑去。他越过防护壕沟，上了通往长岭的大道，拚命的奔跑。

他跑了十多里路，感到筋疲力竭，全身发酸，便在春柳依稀，土堆起伏的小沟边坐下休息。突然听到马声嘶吼，人声嘈杂，距他二、三百步的大道上，日寇的骑兵急驰而来。为躲避日寇的追捕，他趴在地上隐蔽起来，日寇从雨后泥泞的路上辨认出他的踪迹，向他隐藏的地方搜索。

他已经暴露在敌人眼前了。

不等敌人接近，他起来拔腿飞跑。敌人在他身后追赶着，开枪射击。他的右腿连中数枪，倒在地上再也不能动了。敌人围拢过来，生擒了他。然后将他捆在一辆马车上，由两名日本兵、四个警察押解着。他们得意洋洋，嘻嘻哈哈地说笑着往回走。

车老四再一次被捕的消息，很快传遍了东京城和五区，人们更加仇恨敌人，牵挂着英雄，难以避免的危险和忧郁气氛绞着人们的心，都沉痛的注视着事态的发展。

果然不出人们所料，敌人就要下毒手了。车老四被捕的第二天，上自图佳铁路的鹿道车站，下至东京城附近的大小荒地一侧，沿铁路线的居民，男女老幼两千多人，被大批日寇宪兵和伪警察驱逼着，聚集到上马兰河西沟沟口的空地上，围成一个圆圈。西沟屯的农民二百多人被日寇威逼，拳打脚踢，强迫跪在人圈的前面。午前十一时左右，车老四被绑在三匹马拉的大车上，押解到西沟沟口，后面跟着日寇步兵各百余名。守备队长小林少佐，杀气腾腾，冲进人群中央，将绑着的车老四从车上解下来摔到地上。

长着一副凶恶面孔的小林少佐，拔出指挥刀，瞪着两只豺狼般的眼睛，抬起腿用力向车老四头顶上狠狠地踩去。踩

累了，又用皮鞭抽打，用半通不通的中国话狂叫：“今天最后说实话的有，说实话的，皇军通通地放了你们，好好做大满洲国的臣民，实现大东亚共荣，日满协和，友好……”

车老四猛地爬起来，破口大骂：“住嘴！什么日满协和、友好？杀中国人，占中国地方，抢夺中国的财富，这叫友好吗？东北是中国人民的，小林你休想夺走！”骂声不绝。

聚集的人群都屏住了呼吸，敬仰着英雄，几千双眼睛迸发着愤怒的火光。小林少佐被骂得嗷嗷乱叫，他挥舞着手中的皮鞭，发泄着野蛮的兽性，鞭抽、脚踢……车老四还是不住地骂。小林少佐打红了眼，随手拿起战刀，喀嗤一声，割下老四身上的一块肉，血淋淋地拿着，威逼他：“你说实话的有，运粮的有，送到哪边的去？”面对豺狼的屠刀，铮铮铁骨的车老四，声如铜钟，边骂边回答：“送粮的，就我一个人！”小林气急败坏，向鬼子兵一挥手，两条凶猛的军犬牵来了，向小林摇着尾巴，等待主人的命令。小林奸笑地说：“不说实话的，死了死了的！”

车老四轻蔑地斜了小林一眼，毫不惧怕。

小林少佐看车老四坦然自若的样子，气得更加咬牙切齿，喊着两条军犬的名字，向车老四腹部一指，军犬立即扑上去，撕裂了车老四的肚子，顿时血肉模糊，地上殷红一片。小林向两条畜生命令地又喊了声什么，它们立刻驯服地停止撕咬。小林上前一步，冲着车老四，一句一顿地说：

“现在的，实话说，活命的有。”向翻译一摆手。这个两条腿的“狗”，蹲到车老四跟前“劝说”：“少佐的意思是：你现在把送粮实情说出来，还不晚，狼狗咬的伤，皇军一定能

给治疗好。”

车老四怒目而视，向这个无耻之徒啐去。小林看到这种情形，沉思片刻，感到面对这样的中国人，已黔驴技穷，再无计可施了，遂命令两条军犬再扑向车老四，咬裂了前胸，掏出了肠子。车老四的骂声越来越微弱下去了，直到停止了呼吸。

安息吧，杰出的民族英雄！你的鲜血没有白流，浇灌了灿烂的革命之花；你的英名将永远留在人间，与日月共存；你的可歌可泣的事迹，将永远激励着人们昂首奋进！

一九六一年于北京